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五

明甫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刻意第十五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遠世矯俗苦節獨任為天下所不能為而覬人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為亢孔孟之為脩伊傅之為治巢許之為閒老彭之為壽以迹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聖為賢者以其有為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為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為平易恬淡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

是故靜虛惔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柙藏于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何如世猶迷而不解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之真人則知刻意尚者之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

有為不若無為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

恬淡通真

道德之質也。

刻雕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為尚也。為亢為高也。然  
誹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寂寞  
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林恐不密入山恐不深  
之意為脩好脩潔也。教誨之人為師於世也。致功  
并兼是莊子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間暇隱者也。逃  
世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為亢非世者不同。熊  
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  
為無不為也。無極無定止也。眾美從之備萬善也。  
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也。恬惔寂寞虛無  
無為八字只是個靜字。即自然意。道德之質質本  
然也。此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為之聖  
人。蓋惟聖人之無為則天下之道舉之矣。故譬五  
等之士猶百川之於江海也。全篇只是一片文字  
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

野語

結之

聖人無  
為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  
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  
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  
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  
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

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

罷音皮

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

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

忤音悟

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

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

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

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惔而無為。動而

惔與淡通

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

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命流無所不極。上際

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

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

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

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

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平易恬惔。即是無為。意神不虧。即是德全。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波同流也。看波字最妙。見動靜相生。波平則水靜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之外矣。迫而後動不

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意也此三句正見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意必去故則無感應而一循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着之意不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先而不耀自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悲樂數句甚有味太虛之體本自虛無恬快一有所動俱屬妄念六祖教人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一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擾一有忤觸則胸中有物而不得謂之虛一與物交則徵逐世情而不得謂之快一有拂逆則胸中有疵而不得謂之粹曰靜曰虛曰快曰粹總是一個自然之德忤與逆相似但逆細而忤粗粹無疵也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前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不已必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

全然如枯木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為也不流不能清此無為之中有為也天之行也一日一周非無為之有為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德即是養生提起一個神字便親切了此便是道家之學夫寶愛其劍則柙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此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之用如此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為象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帝同也為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用功久也久則與神為一矣此大而化之之神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為二也化則與道為一也天倫即天理矣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野語猶里語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

南華經卷之十六  
無已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喚許多名  
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刻意言養神而  
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所命行謬之  
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是其分別學問工夫處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六

明黃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繕性第十六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者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甚况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真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渺莽無所致力設為恬知交養之論使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幾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克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茫而得淡漠雖有知而無所

養性於恬

用則其為化也博矣柰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辨為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

俗學上原多一從君房本刪去滑音骨

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學譏當時儒墨之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沒也明虛明之理也以俗學治性而求復其性之初滑沒於世俗利欲之思以求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故曰蔽蒙之民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為如此而後能靜定故曰以知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和理猶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故曰和理出其性性字即自然字道德即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不愛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宜也義明於中而后能與物親便是盡已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中心之真純而見於外以其



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卽是樂則生矣生則惡可  
已樂之實也信任也任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  
之節文卽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凡此皆自和理  
中出如木有本根華實並茂而不得謂之偏行若  
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則偏行矣猶言只見得一  
半也此俗學支離逐末忘本大亂之道也正者正  
也蒙晦也夫萬物各正性命則彼已自正矣吾又  
顧以仁義禮樂而正之反以蒙晦在已自然之德  
冒卽蒙也皆覆蓋之義有自然之德者必常清明  
而不蒙冒於物蒙冒於物者物必失其本然之性  
而去德遠矣此真學俗學之辯也

焦弱侯曰繕性于俗學滑欲于俗思為句舊解失  
之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  
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蓋動念  
卽乖况於繕擬心卽差况于思非惟無以徹其覆  
而祇益之蔽耳以恬養知乃復性致明之要知卽

人之覺性是性也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學繕之  
思亂之者也恬者無為自然之謂夫謂之養知若  
有心于知矣不知知體虛玄泯絕無寄蓋有知而  
實無以知為者也故又謂之以知養恬恬卽禪家  
所謂無知者也知卽禪家所謂知無者也卽恬之  
時知在恬卽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  
也如此則道德仁義忠禮樂無不一貫之如木之  
有根而華實並茂所必至者不得謂之偏行也若  
不出于性而第求之禮樂則逐末忘本支離于俗  
學而天下亂矣何也知恬交相養則仁義禮樂混  
而為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枝而  
為仁義禮樂此學術真俗之辨也

末俗失其性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

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濛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

濛音澆

混芒之中。卽晦藏不自露之意。澹然漠然。上下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闕。故曰至一。莫之為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也。三天下衰。世道之升降。具是矣。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一者已離。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為安。則知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故曰安而不順。作意於為天下。而與其教化。則非無為自然者。故曰濛醇散朴。濛離也。有善之名。則遠於道矣。有行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為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為彼。以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識相識察也。似此心字。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博繁多。而寡要也。用心於此。則猶陷溺。

也此惑亂而不復  
反其性情之初也

存身  
深鑿  
極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  
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  
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  
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  
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  
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由是觀之承上無以反其性說世喪道舉世不知  
有道道喪世道亦不明於世道與世交相喪言兩  
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  
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  
則聖人雖在目前不在山林之中而其道德既隱  
而世莫知之矣是其所以隱者乃世俗隱之也非  
聖人有意自為隱也目前而人不識也故曰隱故  
不自隱下又因上面隱字拈起隱士來說說隱士非  
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非無道則愚也  
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反一無迹者言成  
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  
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  
根猶曰退藏於密也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存我以  
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聖賢隱  
見一衡之時命而已無心焉大行則乘時而無迹  
大窮則存我而待時此古人存其真我之身之道

得志不在軒冕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

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此承上存身而言存身。郭云作行身。非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得志二字。又生下一段。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

知去聲

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而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已以趨時也彼道也此軒冕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去來則非真樂矣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郭子玄曰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淡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獨正之貌道不小行遊於坦途德不小識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無以益其樂者全其內而足也來不可圍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淡然自若

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彼此謂軒冕與窮約也無憂而已言亦無忻懼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盈外而虧內其置倒矣

南華經會解卷之十六終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七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秋水第十七

○諸伯秀總論曰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夔鮌蛇風之相隣喻人以求知短長為愧銜而弗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為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為要極也歟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為橫逆

沮屈何以見聖人之勇并鼃海鼃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沉濁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強欲企羨猶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鸚鵡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溥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恠而競言辯之末忘性命之本者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亦所以警世之學一先生之言而媿妹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本篇之旨云

河伯海若問答其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眊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

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豪末通

借河海問答以明小大多少之分。與鳩鵬鷓鴣之論相類。涇濁也。涇。濁也。涇。岸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岸。故曰涇流之大。兩岸非涇渭之涇也。渚。河中洲。涯。即涇河東西水畔也。間者。自東西距中。一水茫茫。遠而見不明。故曰不辯牛馬。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伯河神名。洋海中若海神名。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多。聞道百。三字。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大方大



道也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鰓鮎不知春秋之類知爾醜者言知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巖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艸木鳥獸論之也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任士任事之人也伯夷辭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皆言其自多也自多則亦河伯之見矣爾指河伯

呂吉甫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辯牛馬則為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無所不見也順流至于北海言順理而求則必得其所歸旋面望洋向若

回趨大道從無窮之遊也拘於墟則小大之所限篤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得逍遙者以此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加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近所專非大小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間中國在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為名語之以為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語哉

其二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

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

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前言其大此一轉又言天地間無小無大卽所謂莫大於秋豪之末而泰山爲小也河伯欲大天地

而小豪末便自死煞又不是了大凡天下之物受享有多寡難量度也食報有久近無定時也遭遇有得失無常盈也死生如循環無新故也是故大知者惟有大知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爲多寡誠知天所分予受享有多寡量之不可槩也證曷考明也今故今古也明於今古之爲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掇拾也跂望也誠知久近之時無定止俟之而弗覲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殊不以此爲喜愠誠知分劑之無常盈也明乎正道而死生聽之生不爲悅死不爲災誠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爲故也大約算來人之所知有限不若其所不知者無窮其生者不過百年不若未生之時無算至小所已知所已生也至大所未知所未生也今我欲以其小者直窮此至大之域宜其迷亂而不自適也故大知以下是解上面物量無窮四

句由是觀之豪末雖小不足謂之小何以定至細之端倪天地雖大不足謂之大何以窮至大之方所哉

郭子玄曰物量無窮言物物各有量也時無止言死與生皆時行也分無常言得與失皆分也終始無故日新也不寡不多言各自足而無餘也知量無窮者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也鄉明也今故猶古今也遙長也掇猶短也知時無止者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故不以長而挹閏短故為鼓也索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矣明乎坦途言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終始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之化若一也所知各有限生時各有年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小大俱足矣若秋豪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

天地不見大於秋豪則顧其形象纔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王元澤曰量謂局量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生之得失終始謂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故知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証於古今而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分之無常明於坦途而知終始之無故何以故觀遠近者以身之所在而觀之身在此則此者近而彼者遠矣身在彼則近又不得為之近也如是則遠之未始不為近則近亦未始不為遠以譬大小亦是一椽大亦何足多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知量之無窮証今古者亦以身見在而証之蓋身之所處見在為今過去為古古即見在之過去也今即過去之見在也然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古不自古何古而非今是以遙而不閏今無常今有時而為古是以掇而勿鼓以是而知時之無

止蓋人之常情從前望後待而不得則悶後綴乎  
前追而弗及則跂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造  
化之盈虛則盈者造化之自息也而盈何常盈物  
固不足為之喜虛者造化之自消也而虛不終虛  
物亦何足為之悲故得亦不喜失亦不憂知分之  
無常明乎坦塗無有平而不陂無有往而不復則  
知生者物之出而往也而往者必反其生也何說  
之有死者物之來而歸也而屈者必伸其死也何  
禍之有不禍謂其沒吾寧而不崇以是而知終始  
之不可故故者一定之陳迹也言死生晝夜卒始  
若環不可守以為常故曰不可故不可故便不以  
夭壽疑貳其心故其生也不悅其死也不禍夫知  
物物之各足也而吾自足之知物物之各順也而  
吾自順之則我即道道即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方  
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何天地之為大而豪  
末之為小乎然而其小焉者何也謂其不知道也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之為妙其生之時不  
若未生之時之為適然其所不知者作麼指擬未  
生之時作麼名狀今我以眇然之身而欲窮此至  
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迷亂而不自適也不自適  
則歛然而餒其小宜矣故惟知量之無窮時之無  
止分之無常終始之無故者則其所不知與未生  
之時其道理亦不外此而得此今學問又自觀遠  
近証古今察盈虛明坦塗上體勘將來如是則我  
雖豪末而不足為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為之大  
故曰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知天  
地之足以窮  
至大之域

其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  
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

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

埤音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

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

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

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

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誅

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覩。

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紀巴音

此一轉。又將大小字面。換作精粗。重重入細。說向

道理上去。至精而入於無形。小之極也。至大而極

於不可圍。大之極也。信情者。信謂有是實理乎。否

也。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

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曰

精言小而又小也。大之盛者。曰埤言大而又大也。

殷盛也。由此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耳。異便

異宜也。然論精粗皆有形也。今精曰無形。非無形

也。但小而微而數有所不分耳。大曰不可圍。非不

可圍也。但大而盛而數有所不能盡耳。總之。可以

言論。可以意推者。皆局於物之形。而有精粗之別。

非其至也。若夫言不可論。意不可極。則無形矣。無

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以下言大人體道之事。雖不害物而亦不煦煦沾沾以愛物自多。故曰不多。仁恩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為非。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為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事事皆自為之。而無所措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貪污之人。爾自爾而我自我。亦不鄙賤之。故曰不賤。貪污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為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所為者。與眾和光同塵。故曰為在從眾。佞諂之人。亦由由與之偕焉。能澆我。故曰不賤。諂佞數者。皆無迹而不近名者。此等人富貴不能淫。何足為勸。貧賤不能移。何足為辱。孰者為是。孰者為非。故無分是非。孰者為大。孰者為細。故不辯細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聞曰者。聞於古有此語也。道人不聞無名。可聞也。至德不得無得無喪也。大人無已。

忘人忘我也。此誠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也。約分即盡已也。

其四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

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貧污此一轉又添个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為極也貴賤大小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也蓋上既言大人貴賤大小無所分別故河伯問凡物既有內外分明有个貴賤大小蓋欲於無分別中認个分別當何所至而窺測

之倪者緒之兩頭取分別之意也以道觀物物初無貴賤以物自觀物始有貴賤不曰始有貴賤而曰自貴而相賤即雜壅豨苓時為帝也百骸九竅賤焉而存焉其遞相為君臣乎之意文義最深妙若以世俗觀之則貴賤又在世俗而不在已也此即軒冕儻來寄之意若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以大小之差等觀之因萬物之六吾亦大之則何者非大因萬物之小吾亦小之則何者非小若知大者未必大雖謂天地為稊米可也知小者未必小雖謂豪末為丘山可也如是則物之大小未有定也而差等之數不言可見矣以物之功分觀之因有而稱有則物物皆有其實有者未必有因無而稱無則物物皆無其實無者未必無亦猶東西雖相反而不可相無因東而有西西亦可謂之東因西而有東東亦可謂之西是有無之職分本末有定也功分功力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為功故曰功

分功分定者定其為不定也以人之趨向觀之以是者為是則萬物莫不是以非者為非則萬物莫不非其實是者以非者為非非者亦指是者為非亦猶堯以桀為非桀亦以堯為非如是則是非亦未有定也而人之趨向志操可見矣又以讓與爭觀之均一讓也唐堯虞舜讓則貴燕子之子噲讓則賤均一爭也商湯周武爭則貴白公楚平王之孫也爭則賤此可觀爭讓非異禮堯桀非異行所以有貴賤之分者亦因其時未可定以為常也郭子玄曰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

天下失業而情性灑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驪騮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鷓鴣夜撮

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

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

之情者也。是猶師大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

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二代殊

繼。差其時。逾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



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

又以物理觀之。梁屋梁麗屋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騏驥狸狴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鳩鶴梟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人世所必有者亦猶殊器殊技殊性物類之所必然也。必欲主其是而無非主其治而無亂是不明於天理與物情者也。師猶主也。不知有天必有地有陰必有陽從古為然誰能易之若昧於不可相無之理而主於有天無地有陰無陽之說如何行得此尚執而不知變通非愚惑則誣罔之人耳。語固執此說也不舍不知變通也。且貴賤時耳帝王殊時而禪三代殊時而繼但失其時則賤遂有篡奪之名當其時則貴遂有義舉之名貴賤何可常也。默默不多言也。貴賤之門大小之家無窮無盡汝惡得而辯諸曰。門曰家言貴賤大小之所從

出也

郭子玄曰。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

其五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

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

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

祀。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此一轉河伯問貴賤是非。既無分別。則我之辭受。取舍將安適。從不知以道觀物。何貴何賤。自生貴賤。皆世諦也。因有貴賤。則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相傾相役。出門有礙。如何得寬。反之於道。便自綽然。寬衍故曰反衍。慎毋拘束而志斤斤。貴賤之分。而與道大違礙也。蹇違礙也。既無貴賤。各足其足。何

所謂多何。所謂少。如人屏去世緣。而不施者。故曰謝施。慎毋執一而行。屑屑多少之施。而與道相背馳也。參差背馳。不齊貌。方虛舟。謂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多少。而不累於利。是也。曰無拘。曰無一。則我與道相忘。於無所分別之中。儼乎如大君之無私德。由由乎如鬼神之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空虛之無限量。奄御群生。孰承翼之。而無私繫戀。此無方之德也。國有君。祭有社。皆喻此心。以道為主之意。無所用其私。故無私德。福心無畦町。則我無私愛。故有兼懷。而無承翼。承翼猶言拱扶也。擁戴也。私繫戀。意無方。即無私。無私則萬物齊一。而長短小大。皆非所論矣。夫無終無始者。道之常也。死生盈虛者。時之變也。故物有生必不敢以形為定位。而守之不變。何者。四時之序。成不敢以形為定位。而守之不變。何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

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大義大道也且物生若馳驟然不可執而守無有動而不變化者無有時而不轉移者我惟游衍於大化之中何必於為何必於不為而以世俗之辭受趨舍自累乎亦順造化自然之化而已矣故曰夫固將自化

其六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

本乎天位乎得蹠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此一轉河伯問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何貴於學道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而達於事物各有之理達於理者必審於權變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必能順受其正不失乎已不至自驅於罟獲陷窞之中即所稱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水火寒暑禽獸所能害然不謂其持此可以薄之而不能害也薄迫近之也猶云與之相薄也亦謂其能審安危定禍福謹去就自不至

於可害故物莫之能害耳寧定也曰審曰定曰謹自有知命不立巖墻意何嘗一聽之自至莊子到此何曾鶻突天然者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在內言主張之者在外言斡旋之者即前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能順天而動則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則在乎天矣德在乎天則胸中深知乎天人之理從此內外皆宜內則本乎天然而安於所得位居之安也此屬天道外則屈伸進退各循其理此屬人道發明至此皆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要而語極河伯海若又把天人二字問答而發得天道人道愈自分明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故絡之穿之是以人而順乎天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但不當走作過分驅步失節以人欲而滅天理耳又不當不因其當為而有心為之以已然之故滅其自然之命耳此故字即孟子故而已之故人事之已

然也又不當以已所得之德而喪於為名耳知此三者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反其真郭子玄曰何貴於道以其自化也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臟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者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也

物各任天而動

夔憐眩。眩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眩曰。吾

玄 眩

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眩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鮪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龜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以足爲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夔憐鮪以足爲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愈。故鮪憐蛇蛇有矣。視無有爲不足。謂不如風之無形。故蛇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爲不適。謂不如目之形。綴於此。明流於彼。故風憐目。目司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目憐心也。矜蹕行不進。貌無如者。無似我也。吾以一足獨行。固無似我者。子之萬足。何以行也。不然者。言非吾自使之也。譬唾口中津液。如珠如霧。亦自然而然。今予之萬足。亦順天機而動。而所以動者。予不得而知也。此鮪與夔問答也。衆足之行。難不及無足之行。易何也。不知亦天機使然。不可變易。且吾無足自行。又安用足哉。此蛇與鮪問答也。脊背也。脇胸脇也。予動身而行。便有形像之可見。似形像也。今子蓬蓬然。倏忽從北海而起。倏忽從南海而止。祇有蓬蓬之聲。絕無可見之形。何也。不知惟無形也。故任他手指我。亦能勝我。任他足踐我。亦

能勝我鱸踐踏也然風勢一烈至於木盡拔屋盡傾者唯我能而物始不能勝也此又風與蛇問答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是莊子斷辭就風中又添說个小小不勝大勝任天機而不與物爭是小不勝也而萬物皆入其範圍則大有所勝矣此卽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聖人之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者似之故曰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自然而然物物不可違也

林希逸曰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中間又以人之唾喻蛇之足其末却歸在風上目與心兩項却不說皆是文字變幻奇之又奇就風之中又添說个小小不勝大勝卽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者物又不可違也  
呂吉甫曰夔以一足憐蛇之多足蛇以多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脇而憐風蓬蓬然起於北海

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繫此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也夔以一足爲易憐蛇多足之難蛇以多足爲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莫非出于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一貴賤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小不勝爲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真知也哉

陸西星曰夔一足蛇百足蛇無足皆能自行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能至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週遍說此數重直是構思奇絕中間噴唾之喻尤非人思慮所及者却就風上說出个用小勝以爲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者同一妙用

孔子畏匡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愒。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

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命其止息不必言之意制命猶言造命

魏牟借  
蟹為喻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也。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

汙焉

聞夫墻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城跗。還軒鱗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墻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准

跗音 扶音 還音 旋音 張音

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墻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螽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墻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

鉅音 鉅音

此音 此音



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  
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  
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  
而走

公孫龍當時辯者指井壞井也井幹井欄也跗小  
足也還回顛也軒井中赤蟲鱗鱗科斗慕子坎  
井之地軒鱗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軒鱗與科  
斗逡巡而却小不能容却退步出也九年之水七  
年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  
顛盡矣莊子添个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便自別  
了適適猶號號商矩馬駭也一時之利謂一時之  
利口者訛蹈也大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

其見趣之高遠也奠然即釋然四解四達也淪於  
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之先也  
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小明而欲窮索  
之以言辯不亦小乎未下之夫曰餘子國能邯鄲  
國中所能之步學未成而故步又失  
所以匍匐歸也呿開口貌逸逃遁也

莊子神  
龜曳尾  
之喻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  
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  
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一大夫曰寧生  
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濮陳留水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托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只是尊生不願仕意郭子玄謂性各有所安是也

字鷓鴣之喻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鷓鴣子知之乎夫鷓鴣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得腐鼠鷓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嚇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鷓以腐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也莊子惠子最厚戲以相嘲爾練實竹實也鷓鷓鳳鷓也

莊子濠上儵魚之喻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濠梁通條

循其本者請反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豪上亦如此知魚也人情物理自是可推居豪上之逍遙則豪之下者不言可知古言莊子含苦通物情以此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七終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八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至樂第十八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為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邪否也蓋天下之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為至樂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髑髏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為已之樂則其

樂也。豈世俗可共語哉。中叙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惡求已而不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卉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於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為化所役。不為機所運。造夫大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為至樂也歟。

至樂在無為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又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

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

循 隨

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

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浴

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

誣音 阮

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

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

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

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

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

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

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

為哉。

此篇乃是以以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推廣言之。奚為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富貴善壽四等

人疾作勤而作之思慮善否為職事而思其憂也。惛惛老不聰明。貌烈士為名譽者。四段本同意。皆

以物害已者。今既說富貴壽三段。却以烈士一段變換發明。蹲循與遂。同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

成。兩句說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善矣。今俗之所為。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群趣者言

舉世群而趣之誣誣然必取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者未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果有樂無有哉畢竟果有樂乎無也決之也然我以無爲爲樂而俗人反以之爲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爲可下所尊則富貴善壽四等人所樂則安身厚味矣相反顧樂未必卽得苦未必卽去而徒以形役抑何愚哉富之養形也爲外觀貴之養形也爲疏節壽之養形也爲徒遠憂卽烈士之盡忠則殺身全身則不忠均未爲盡善如子胥其証也樂與不樂此足辨矣而世必群趨之者無乃舍吾之真樂而甘世俗之所大苦者邪愚之甚矣所樂者真樂也

真樂只是無爲惟無爲可以定是非亦惟無爲可以活身而存其樂請嘗試言數行乃是收結前語而言無爲妙處兩無爲相合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爲無不爲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無象無迹萬物職職言萬物各任其職而生者生長者長皆自然中生殖耳故曰皆從無爲殖

郭子玄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爲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爲據避處去就樂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惟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服味色聲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烈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周濟躄循勿爭惟中庸之德爲然

褚伯秀曰。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為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而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夭惡。所求不得也。苟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貴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憂。憂不死。皆踈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必爭。徐有以開悟之。則君無過。舉臣盡其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為誠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無樂。則世俗之所樂。非真樂也。至譽無譽。則烈士之所爭。非真名也。然後安於無為。而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故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為近之。天地無為。而清寧。故萬物化人。而能無

為物惡得不化哉

論死生

莊子有

鼓盆之

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

嗷音

槩

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者故為此過當之舉

郭子玄曰此段正好與內篇養生主中秦失二三號大宗師中子杞子桑戶孟孫才等章參看未明而槩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

論之假借故有柳生左肘之

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於

滑介即滑稽之意冥伯死者之稱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柳多擁腫故以為瘍瘡之喻蹙蹙然惡之病中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是也觀化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蹙蹙惡之此言又何惡焉正解前念益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則亦恍然悟於化矣

郭子玄曰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



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論死之樂故有鬻體南面王樂之喻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

獨音 髑音 擻音 甲反

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髑髏然空虛而堅固。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所見大造勞我以生。佚我以死。悅生惡死之為惑也。按莊子鬻體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如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郭子玄曰。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

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齊侯不可以大道說故有樂饗海鳥之喻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

綆音梗

御音逆

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

御音逆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轉反

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

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鰕。隨行

由秋

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諛諛為

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

卒音碎

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

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特。

褚布袋綆汲井之繩。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也。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非人之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御音迓。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音但。與澶同。水中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名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特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為。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如此。

論物之生樂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捷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蠹。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鱗。鱗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離撥。離撥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

結音 榘音 干音 蠶音 鱗音 蟻音 蛙音 昔音

輒生乎九猷。耆芮生乎腐罐。牟奚比乎不筭。又竹生

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此因土鬪體再發此鬪體一段而徧論化生之理  
列子從道旁見鬪體在蓬蒿之下撻其蓬而指之  
曰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也察其本始亦未嘗生  
也未嘗死則死亦生也謂死為養可安知女死之  
果非養邪未嘗生則生亦死也謂死為歡亦可安  
知予生之果為歡邪何生何死孰養孰歡皆無定  
主夫人情以生而飲食日養生而長存日歡此却  
以死而復精日養死而無累日歡如此倒說分明  
以養形為不足存生以死無生累為真南面王樂  
舉人世一切悅生惡死種種凡情皆歸妄見惟予

與女同在大造鑪冶中鼠肝蟲臂惟其所化耳女  
而若俱指鬪體種有幾者言天地間物之化生凡  
有幾種自濕化而言大地塵埃為息所吹浮游水  
生塵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為蠶蓋水苔欲生河  
中先有此朕其在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凝為  
體質名蠶蟻之衣即水鳥也生於水為水鳥詩所  
謂言采其蕢是也蠶與蚌依其下以為衣焉生於  
陵屯則為陵鳥即詩所謂芣苢一物而有水陸之  
異也陵鳥而得鬱棲化為鳥足鬱棲糞壤也鳥足  
亦艸名其根化蟻螬而葉化胡蝶胥相也蝶類又  
相化而為蟲也蓋艸化為蟲質多孺弱又生田夫  
野竈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蟲無皮無殼其狀  
若脫名鳩掇雖掇伏土千日化而為鳥名乾餘骨  
乾餘骨之沫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食醯食醯鱉鱉  
也喜酸而聚醯故曰食醯食醯生頤輅頤輅生九  
猷九猷生黃輒黃輒生腐罐腐罐生耆芮遞遞相

皆音 茂音 芮音 醯音 鱉音 輅音 猷音 九音 猷音 黃音 輒音 腐音 罐音 耆音 芮音 遞音 遞音

生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為一句  
羊奚艸名根如蕪菁比合也其根連於久不生筭  
之竹則生青寧青寧竹根蟲也循本言萬載有老  
人曾見一蟲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  
非所謂青寧者乎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  
今呼虎豹為程是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  
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沙武陵蠻生於畜狗元始  
祖胎於狼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機者  
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  
間只是陰陽二氣循環不息養乎歡乎何容心哉  
順其自化可耳愚按天地間人物變化何所不有  
無情化有情有情化無情種種皆是程生馬馬生  
人亦皆有之林希逸以馬為馬齒菜馬瀾艸人為  
人參人面子謂莊子詭立名字前後解者未詳皆  
為愚弄不知天地變化不獨人馬何必馬齒馬瀾  
人參人面子哉穿鑿傳會希逸至乃自為愚弄乎凡

此俱把个至微者說是言雖大無異於小不是以  
小喻大總之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

郭子玄曰未嘗死未嘗生者各以所遇為樂果養  
乎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也種有幾言變化  
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蠶至皆入於機言一  
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陳太初曰予未嘗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  
也其死果頤養乎此欲極其不死不生之理也時  
列子適逢道邊有蛙因指以論化機蛙感火氣則  
為鶉得水則相繼而生說文反蠶為豨遺類水涯

著苔如衣乃科斗所出遺類山阜之上變而為艸  
名曰陵舄藥名車前艸此有情入無情如山鱗化  
為百合也鬱棲糞壤也烏足艸生水邊俗呼墨艸  
烏髭方用之一艸而根葉異由氣有陰陽也益物

有相胥生者不可槩論胡蝶就熱化為鵠投初出  
形潔若脫于日能飛其沫為斯彌之蟲此言小大

樂音

之化相因無窮斯彌至食醯以下明有情之物觸類而變蒼肉爛艸腐蠶螢也此乃無情化有情如朽麥之為胡蝶也腐蠶生牟奚即牟蹄菜有情復歸無情也牟奚與不尊之老竹比合兩無情相交而生青寧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園多刺蝟是也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為猱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蓋五運六氣觸物成變難以致詰也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八終

南華經蒼解卷之十九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達生第十九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為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車讐者之於鑊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蠲操舟以明積習而造鈔牧羊畏塗在乎鞭後而戒危說彘喻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諄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

不為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為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脩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巖谷清脩，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矣。人倫興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為可重，而能警乎衽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已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養形莫如棄世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

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生之所無以為者言身外之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其為不免者言為與不為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棄世不可也。棄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猶釋氏云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為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遺棄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

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能移。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

神全者不傷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

郭本無與物字



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滯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鎔于。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為也。貌象聲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一。故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

運音  
悟音  
折音

卻音  
隙

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  
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焉得而二焉淫  
亂也不定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  
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  
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與造化為  
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  
者也無卻無間也在內者既全而無間則外物奚  
自入焉選物而不惜言雖為物所選觸而其神不  
動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精密藏於天故莫  
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所謂無為是也  
醉者全於酒聖人全於天天只是個虛靜恬淡寂  
寞無為聖人藏神正藏於此然前曰守氣此曰藏  
神藏神正所以守氣也鑊于傷人飄瓦中人而人  
不怒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無心之喻  
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  
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

之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  
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  
皆為六賊况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  
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為者未嘗忽之而不為  
但為之而無容心耳如此  
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承調喻  
用志不  
分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偻者承調猶撥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

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

墜猶撥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

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調翼之知吾不反

拘音

痾音  
偻音  
累上  
聲

不側。不以萬物易鯛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樓丈人之謂乎。

痴樓曲背也。以竿黏蟬曰承累。凡於竿首自一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厥擲通擲。株拘今所謂木椿也。擲椿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鯛之時其身如木。擲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鯛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借喻以論純氣之守。

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

操舟喻  
定神無  
於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觴深淵各游拍浮者。没人泅而入水也。善没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

以鈎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為注則  
愛心愈重而易殯矣殯與昏同矜憐惜之意也射  
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  
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此段舉為志不可分  
之喻而中復舉舟覆車却為注之事以  
喻之乃喻中之喻也莊子每每如此

養生必  
周其防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  
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  
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

善也

不與以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  
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  
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二者若得  
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拔篲掃箒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篲以侍門庭供  
弟子洒掃之職。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  
不逐其群，則鞭之。此意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  
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  
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胸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  
在人。有未盡者不可委之天。豹內養之人，故老而  
色如嬰兒。毅奔競之人，一意為富貴，容於外，故曰  
養外然。既曰往來富貴之家，高門解大家是矣。懸  
薄解間閭小戶何也。按薄即帷薄垂簾也。門高簾  
遠，非富貴之家而何。鞭其後言牧羊者必鞭其後，  
養生者必周其防。豹毅二子皆知一時而不鞭其  
後者也。故曰人事未盡。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  
為親切，無入而藏，不專於靜也。無出而陽，不一於  
動也。柴立無心而立，貌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  
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  
三句則可名為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極至也。以畏塗喻衽席，即蛾眉伐性之斧之  
意。此示人窒慾之戒。意上起意喻中生喻。

三養以  
物言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  
犧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  
則女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  
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  
聚俸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  
異彘者何也。

轉及

說

玄端冠也。牢筴，豕柵也。犧，芻養之也。尻，猪之後。雕  
俎，俎豆之雕刻者。豚，猶筴也。楯，几也。几之有文者

曰豚楯儂曲也。曲而可以聚物者，畚筮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器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畚薄之中，亦甘心焉。為彘謀如彼，而自為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喻。莊子自喻以龜，喻人以彘，清濁自別。方虛舟曰：已上四章，大意相類，苟儂承蠲，以發明前章純氣之守，操舟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牧羊，鞭後則崇養生之規，祝宗說彘，則警軒冕之惑。皆以破世人之愚惑，達養生之妙旨。

皇字告  
教與齊  
桓公論  
鬼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瀆之

談音  
詒音  
瀆音

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然而笑。

倍音  
髻音  
戶音  
煩音  
壤音  
雷音  
方音  
皇音  
委音  
蛇音

轅音  
丑音  
駭音  
笑音

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諛語嘔噦聲氣途之病也。忿滴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沉溝泥之中。屨髻皆神名。一云鬼有屨有髻者。煩壤戶內糞掃之餘積也。雷霆亦鬼名。倍阿鮭蟹屋中。東北方之鬼。洪陽屋中。西北方之鬼。此以上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神。萃小丘。臣神。夔山神。方皇野中神。委蛇大澤中神。此皆山澤神鬼之名。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為妖。故懼而為病。今日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蹶然笑貌。陸西星曰。鬼性曖昧。其在戶內。則擇幽暗之所。躡踞於地下。又至陰之氣。瀰漫周匝。化為鬼物。寄於

人間溝竈戶隅水丘山澤何地無之。亦理之無足異者。不可謂子不語怪而廢之。考郭註皆有形狀亦不誣也。

訓維喻  
氣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  
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  
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  
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反走矣。

聞響而應。見景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

蹈水之道無私

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為喻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

齊音  
汨音

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亦與前言櫟舟意同並流汨流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汨湧汨處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而不逾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義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不可泥以生

長字  
強求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

鐻音

梓慶削鐻

外篇達生

十一



曰子何術以為馬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馬臣將為鑿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鑿鍾鼓之柎筍簾之類所以縣鍾鼓也筍簾之形為鳥為獸刻木為之極其情巧考工記中可見驚

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為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齊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肢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既備其象乃成其鑿真見其可為鑿而後取之至備也加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天

東野稷之御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圍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此人過勞其神之喻也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

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

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

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到此又散說數句倕為其工故曰工倕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為圓也言工倕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而自由申規矩此取以為喻非謂其實為蓋也器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技亦神矣指手

指也指與物化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為圓必先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中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桎不拘礙也適安也足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足忘要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足初躡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履之適看之既久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體究陳太初曰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其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忘足忘要心忘是非

要平聲

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與忘是忘要未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况於未乎。內外在我所遇者。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妙亦猶是也。

扁子論  
孫休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

扁音  
檳  
烏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孽。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

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鸞以車馬，樂鳩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託謂以異事告於扁子，賓檳通言，擯棄於鄉里也。明汗自別於汗俗也。餘知驚愚脩身，明汗言有心求名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於我歟。啟小孔竅言其所見之小也。寡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益譏。

當時學者見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南華經會解卷之十九終

南華經會解卷之二十

明甫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山木第二十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為看述中間一路猶涉殺謫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秉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斂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

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鵲鳩之知。螳螂蟬鳴。不知挾彈乘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告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告魏王。擊槁枝而歌。焱氏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真似者也。故真人不憚諄復。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世事無常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

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  
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添鴈以不材見  
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  
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為全  
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猶東方朔  
言用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也用舍隨時我無容心  
故無毀亦無譽專為則有心矣無肯專為即無心  
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為  
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  
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  
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顛之傳習也此以  
下數句曲盡人情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  
筵席也有成則有毀不有所廢若何以興也廉則

露圭角故必至摧挫尊則總事權故多所指議有  
為則有心作用故名易起而易虧人之惡成樂敗  
者眾故賢則智而招忌而反為所謀不肖則愚而  
招侮而易為所欺處乎世間事不由人何可自必  
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之不美人事  
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弟  
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其惟  
道德之鄉乎

劉辰翁曰離之毀之挫之議之虧之皆人情不相  
樂也賢則為人所忌而謀之不肖則人且欺之極  
浮世薄惡之滋味矣

陶周望曰舍道德以即世路未有全者材與不材  
俱逢世之拙術單虎張病俱亡身之  
捷徑此聖人所以立喻於火宅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

市南子  
喻魯侯

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

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



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居然不免於患有無因得患之意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饑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猶

且避人而與之相疏遠也。胥相也。以皮自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惹禍也。刻形去皮，以淨其外，洒心去欲，以淨其內，皆不有魯國以欲累心之意。遊於無人之野，則永無患矣。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之，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將行也。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從心所欲，皆合乎道。大方，大道也。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無形，倨無倨傲爾形而有其身，無留居無留戀爾居而有其國。此心一堅，便可以行。此便是車。故曰以為君車，減省其心之煩費，剔去其心之嗜慾，則無所管而無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

福  
福  
福

人之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反歸矣擊足而悟捲簾而悟皆其送者也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為物所役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已役物亦不為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冲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段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為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歛張撐開也歛歛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叫罵之無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蓋言我若無心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之有

北宮奢論賦歛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

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北宮奢衛大夫奉君命而歛民財以鑄鐘鑄鐘三月而成其懸則甚速矣縣設架以懸鐘者架有兩層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故王子見而問其將設何術蓋疑其厚歛以速成也奢言我惟泊然抱一此外無敢更設他術且人性上不容一物別奢不

得一件智術雖既彫既琢之後亦當復還於太朴

之自然而已。侗乎其無知無識。儻乎其若。息若。疑萃塊然之意。芒無物之狀。萃乎芒乎。或往或來。一付之無心。故來者聽其自來。往者聽其自往。去而不順我者。我亦聽之。而勿罪曲。而附我者。我亦聽之。而勿私。或順或逆。一聽其力。之自盡。故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毫之傷。唯其一之間。無敢設而已。大塗大道也。賦歛之事。且然而况。以大道治天下者乎。三月益疑其速。或以為疑其遲。大畏。陸西星曰。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其行事乃如此矣。而况道德之有於身者乎。大塗猶言大道。

太公任  
論意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袞袞。而以

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為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

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

衣裘褐。食枵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

而况人乎。

行音序

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乎  
蘇子瞻所謂自厭其餘生之意不死之道言自得  
而無禍患也意怠今之燕也紛紛狻狻飛貌引援  
群飛也迫脇而棲近人而為巢也進不為前退不  
為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蠱而食世所  
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為行列而不如鳥鴈為群  
之多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害之直木其井以聲名  
自見之喻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  
能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墮虧者自損也  
還與眾人言退而與眾人同也順道而行黜然自

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而不  
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  
也純純常常一也比於狂若無心也削迹損勢不  
以功名為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人亦忘我  
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以名為  
喜乎末後數語借孔子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

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

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子桑扈。扈卽戶也。假人假國之人也。布與怖。通天合者。天無時不聯屬。利合者。利在則聚。利盡則絕矣。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絕。說盡人世情狀。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此利交者。皆然也。無挹於前者。不拘目前。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泠。曉也。以真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真泠。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不離與道爲一也。形我也。文。身外物也。不勞不離。則至足在我。不必以身外之物而益我之形。待形者。待之以益我之形也。旣不以身外爲文。率則無所資於物矣。而又何待哉。

郭子玄曰。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方虛舟曰。此喻弟子之相依者。要皆一時醴交利。

合之徒。是以常則相聚。其聚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耳。無故而合。亦無故而離。何惟乎親交益疎而徒友益散乎。愚謂此亦莊子嘲聖門之辭。乃寓言也。

莊子論  
世不遇  
時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屨。而過魏王。魏王曰。何

廩音

先生之僊邪。莊子曰。貧也。非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僊也。衣弊屨穿。貧也。非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

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柵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

王與  
旺通

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視也。及其得柵棘枳枸之間

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

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

欲無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大布粗者也。廩帶也。正帶中結係屨。屨弊而以索穿之。僊病也。言衣弊屨穿。直貧耳。非僊也。若夫道德之士。遭遇非時。處乎昏君亂相之間。進退維谷。不能自逞。欲其無僊。詎可得邪。故以騰猿設譬。攬把之也。蔓纏繞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王長言其志成意得也。柵棘枳枸有刺之木也。振動恐也。加急強直也。加急自是不柔。以狀猿充精神。猿得勢則騰驤。失勢則拘急。士之窮通異致。亦若此矣。語其僊甚。則比干剖心。其徵驗也。夫言比干者。舉重以見輕也。

孔子論  
處貧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

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

焱音標

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

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

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

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

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

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

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

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

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

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

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

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

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  
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官商言不合五音  
也木聲擊者人聲歌者犁然端酌之意廣已尊我  
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疇故曰恐  
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  
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  
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天損窮  
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富貴也無受者富貴不  
淫也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已雖欲不受如之何而  
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無受易人益者如富之  
日至名位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  
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受難  
窮枉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氣也天地之  
流行運物之發泄無非自然吾亦與之俱行與之  
俱泄而已故曰偕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  
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無

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碍也始用謂  
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碍也並至而不窮  
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  
已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  
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耻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  
不取之而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  
人益難乎鷓鴣即意息也燕也不給視者不足視  
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  
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  
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  
人間襲入也人間人之堂上也堂上為明神祭祀  
之地故曰社稷存焉人自敬而存留之托身明神  
以祈不害是鷓鴣存身之智也鷓鴣在人家雖無  
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而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鷓  
鴣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  
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



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所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終吾身而已。晏然安。然安時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莊子以  
異鵲  
蟬為貪  
得之戒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寒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

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雕陵地名樊園之藩籬也。感周之顙。飛從額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覩。

鳥逐物而自迷之狀。褰裳躩步，褰起下裳，舉步盤辟而回避也。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因見蟬方得樹之蔭而不知螳螂之將搏，螳螂方執翳而不知異鵲之利已翳，螳螂之斧執翳猶怒臂之意。異鵲方利螳螂而不知執彈者之留其後也。此皆見利而忘身，與形與真之戒。宜莊子之怵然感歎也。夫物有其利者，必相為累。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今異鵲又召我，恐我又將有所召也。是謂類相召，留字與召字絕有情。留則彼自有遲留不知去之意，故人得而留之。此有所召，彼有所留，物類相感，理固然也。而况人乎？捐彈反走，蓋深悟天下利害之相尋者不少矣。虞人守園者，許詈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也。我為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慾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欲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

而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為戮為虞人所戮辱也。言吾且不知吾身之違禁，反恠異鵲之忘真，是徒知異鵲召我之彈而不知反召虞人之詈，宜其遭此辱而悔之已晚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真實受用語。

陽子以  
逆旅悟  
自賢之  
戒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陽子陽姓名戎字子居列子以為楊朱美者自美言美者自是美也惡者自惡言惡者自是惡也吾皆不之知也此是圓語加一是字自活舊說矜誇自歎似非途旅主人自道其妾意陽子因事立教有感於美惡無常惟人自造故命小子記之而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不見愛哉夫美不知其美而賤惡不知其惡而貴愛惡無心美惡自變而其美惡至使人不知也則其所以美所以惡者必自有在而世之自召益又不獨一妾矣如此發揮隱然言表方覺深婉舊說似淺

南華經會解卷之二十一

終

南華經會解卷之二十一

明甫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褚伯秀總論略曰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知魏國之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仲尼見溫伯雪子曰擊道存則啟迪之機不在乎諄諄訓誥之間顏子歎超逸絕塵瞠若乎後則大化密移盡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獨立具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闡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于陰陽成和生物之奧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

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以衣冠論儒，故莊子得  
以少之。及號于國而獨存，仲尼也。則真道之不磨  
偽學之易泯，固昭昭矣。文王舉臧丈人，政成而夜  
遁，則知有心為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  
弗居，是亦君臣之極則也。至若伯昏不射之射，叔  
敖三仕三已，此又至命之士，離人入天，神氣不變，  
死生如一者也。學道至此，是為歸真，不則猶之乎  
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  
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子方與  
文侯稱  
順子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  
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  
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

數音  
朔

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  
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  
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  
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  
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  
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  
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直為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誦道理拍拍皆當也。其為人也真  
真純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虛

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緣順也葆養也  
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故曰清而容  
物人有非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  
悟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谿  
工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  
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失也土梗  
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為累故不得以  
深究無為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直為我累耳

溫伯雪子  
子論魯  
人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  
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  
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  
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

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  
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  
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  
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  
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  
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伯名雪子其字禮義有為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  
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我也

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人之意消也郭子玄云目擊而道道存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不可以容聲者目裁任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神尼進  
顏回以  
忘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瞻音

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功而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

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步趨馳皆以馬為喻。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而情自然。周美也。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蹈乎前。言人自來歸也。郭本踏作滔吐。乃反謂無人。君之器滔聚于前也。以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為如何也。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瞠直目以視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大小皆可盡見。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於西。

極自朝至暮也。有日有趾。群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為。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曰有待而死。有死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待盡。不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容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為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日徂者日日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已也。交一臂者。并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著可見者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

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故曰彼已盡矣而女求以為有肆貨馬之地唐無壁之屋唐肆今之過路亭也貨馬者來去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也方虛舟云求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求馬於肆見肆而不見馬是已忘不可知者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嗟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此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意謂見到無處有盡仍舊即是

有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有不忘者存故吾者陳迹也步趨之謂所不忘者真性也故曰無為而無不為無在而無不在上吾服汝汝服吾一二吾字孔子自謂此忘故吾吾口不忘一二吾字就顏子說

陶周望曰生死者速化者也效動者日新者也新陳換於呼吸生死代於刹那至神至變至幻至妄思之如捕風言之如鏤塵乃欲校後先於掣電之間汾凡聖於泡影之內所以趨之愈遠求之愈艱耳雖然故吾者失之交臂矣何可求新吾者得之覲面矣何用求孔顏相與語道未有親於此篇者也

孔子見老聃論道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慙然似非人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

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

乾音 慈音 聃



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蕭蕭。至陽赫赫。蕭蕭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

其方。曰艸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

假作  
脩音  
說音

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晞髮也。執然迎定而立貌。非人猶木偶人也。掘兀兀然也。遺物遺外物離人離人類立於獨者超立一世之表也。物之初者無物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曰不欲言故曰困焉。辟焉將近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擬議其近似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其將即寢。

換為文也。肅肅嚴冷意赫赫輝明意。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主張之意。亦自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為之紀者造化也。一瞬一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日日如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物類相化。此之終則彼之始。彼之始則此之終。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此分明是說箇造物。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是也。孰為之宗。是即造物也。言不是這箇孰為之主宰也。至美至樂。贊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小變言易。藪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艸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為。豈得

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况得喪禍福乎介芥蒂也隸僕隸也譬之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矣至樂者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為吾心之患故曰萬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已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已為道已為道者此種學問無脩無證假以言論補助皆落筌蹄故又發此一段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他人孰能免此脫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說與脫同此孔子之言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脩心其說非也洵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為而自然也才質

也水之所以為水者自然之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為外物亦不得而離問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醋甕中之蠖螾也言包覆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發覆謂啟幕也

莊子見魯哀公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

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

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許緩而佩玦玉也玦取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佩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以百里奚有虞氏論動人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方飯牛時自適其事而已豈有求爵祿之心所謂一之外無敢設者故牛得自適其性而肥死生不入於心無為而為心無所動也心不動故能動人死生指焚廩浚井動人指成邑成都及師錫底豫也

呂吉甫曰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如是者未之有也

以圖更論神關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儻儻猶澶漫舒遲自得而不疾趨也受揖不立者言與眾史相揖而略不住也般礴箕踞狀羸與裸

但儻

同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林疑獨云神閒氣定意在筆先故元君規而知其善畫也此合上段皆言無心感人之妙

郭子玄曰百里奚之得國政有虞氏之足以動人內自得者外事全也畫史之解衣服薄內足者神閑而意定也

文王用  
滅丈人

文王觀於滅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滅丈人庶幾乎民有

瘳乎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滅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滅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

庚 黷音

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糝撰別箇話頭。常釣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無天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變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散群言不立朋黨也。不成德務與眾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被卽度也。外國之被射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政及天下言此政施於國而國治。不知可及天下否。丈人以

文王有心及天下便非自然。故不應而辭其位。朝令者朝聞文王之問。逃去終身無聞。蓋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矣。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眾人易從也。又豈可譏刺乎。

射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有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有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

適音  
的  
復音  
覆

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  
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  
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肘平。可以措  
一杯水於其上。措置也。極言其定也。非真置水其  
肘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  
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  
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  
人也。背遠巡者。面向高山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  
之意。故曰遠巡三分。其足一分在岬。二分垂於虛  
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卽所謂純氣  
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  
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下至黃泉。揮斥八極。

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猶怵然而恂。其  
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的  
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恂  
目。恂動也。

焦弱侯曰。羅勉道云。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  
矢也。方矢復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于弦上也。  
范無隱則謂方矢猶方舟之方。並也。言並執之矢。  
已寓于弦。非寓杯水于肘上也。郭論非是。

陸西星曰。是射之射。而非不射之射者。言能以巧  
用而不以神用也。若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  
淵。則神怯而不能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  
氣之學。一履艱險。便自退卻。不得受用。卽爲死生  
有變於已。故觀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百  
仞之淵。逡巡其背。一分躡實。二分履虛。揖御寇而  
進之。是何等手段。自非神王而氣專。烏能若是乎  
哉。故知至人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

之外神氣不變非強之也。中有養焉耳。至人雖未嘗歷試諸艱。一神定而萬事畢矣。然是定也。豈易言哉。

知道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

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僊。克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自養意也。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躊躇。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與賤哉。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劫。非



凶威所能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介問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太山而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為病，故曰：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己者，既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故曰：既以與人，己愈有。

凡君見道之言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意即別者喪足而尊足者存，謂道之在己，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

禍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歎，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曠然無矜，乃常存也。郭子玄云：夫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方虛舟曰：道在己，則不問有國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矣。此是學問切身受用語。

南華經蒼解卷之二十一終

財其受

其下意有以世之我矣  
其下意有以世之我矣  
其下意有以世之我矣  
其下意有以世之我矣  
其下意有以世之我矣  
其下意有以世之我矣  
其下意有以世之我矣  
其下意有以世之我矣  
其下意有以世之我矣  
其下意有以世之我矣

南華經蒼解卷之二十二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為有言之  
所自也北遊趨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  
澤物之功皆有心為道之譬無為無謂則冥於道  
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答之愈  
明其如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墮體黜  
聰無為萬物成不言天下化知道不可得有為不  
可得私物之有生于無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  
之交化陰陽暗醜而自生勃然出溲然入眾人所  
同也與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殍  
衰自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化

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况。故道在履。豨用假不用。故工守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無將迎而通內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靜者無所不靜。不因物樂者無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為百年。可以百年為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靜觀世人之為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無異沉檀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何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真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為去為。終外篇之旨云。

真知者不言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

斧音

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

外篇知北遊

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三名皆是寓言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為謂自然者也狂猖狂也屈者掘然如槁木之枝此猖狂字便與逍遙遊浮游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貌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而無闍黎也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為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似也不近不近道也知者不言此是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道不可致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迹求也仁義禮皆為有迹之物有迹則於道墮矣莊子以禮為強世故比之仁義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華外飾而無其實也外飾之偽欺詐之所由生也故曰亂之首黜聰明墮肢體此為道之日損者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則是忘其故吾之時能無為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為矣物迹也求道而又迹則是已猶與物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

其難矣復歸根者言收斂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易之矣然大人所以易之者以其知天地間死生往來之理耳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言如花木之發為枝為葉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即為死之類矣伊川云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便是此意碩果不食剥者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者矣種之再生非死為生之始乎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其所以為之者紀綱也主張而為之者也氣之聚散為生為死人皆知之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為徒者死生為一也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花卉之方盛則以為神奇落而在地則以為臭腐殊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為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為臭腐矣亘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

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為分別故曰聖人故貴  
一一者無分別也非不應不知應即篇首非不答  
不知答之意非不告欲告而忘即篇首中欲言而  
忘其所欲言之意渾化而不知答故謂之真是忘  
之而猶有未忘者存故謂之近似惟知便非真知  
故謂之不近妙處只在知者不言一句屈狂之疑  
問至是始恍然悟矣故以黃帝為知言

郭子玄曰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  
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禮有常則  
矯放之所由生日損損華偽也華去而朴全則雖  
為而非為矣物失其所故有為物歸根之易惟大  
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無難也知變化之道  
者不以生死為異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俱  
是聚也俱是散也吾何患焉患生於異也各以所  
笑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笑我之所惡  
也我之所笑彼或惡之故通其神奇通其臭腐耳

道為本  
根

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為真是知之為不近明  
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先  
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  
夫自然之冥物槩乎可得而見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  
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  
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  
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  
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一定之法。則何嘗商量。故曰不議。鳧短鶴長。麥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理。而其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故曰有成理而不說。不作。即無為也。無為不作。皆順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矣。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字在天底下。彼字在物底。言今以天地至神至精之理。與百物之化合。而觀之。則知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者為之。既已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即翩。然有去而不可見之意。便是逝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存。子瞻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是也。六合為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未足為大也。秋毫為小。待之成體。言秋毫雖小。亦待此道而成體。未足為小也。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也。沉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日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惟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惛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不隨生而亡也。畜養也。養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者。不過此理。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

齧缺與被衣論

至攝汝和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  
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  
何人哉

此一段又撰出兩個知道之人相與語正汝形一  
汝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一汝度是去其  
思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元氣也忘其形體  
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所謂主人公也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則非來舍矣德將汝美德潤身也  
道將汝居居天下之廣居也瞳無知直視貌犢之

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無求其  
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此卽形容無心  
之貌言未卒而睡寐者語意相契不容於言故收  
視返聽而假寐也實見此理之自然而然不以事  
物之已然者入其心故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芒忽無見而遊於無物之初也彼旣無  
心而我有一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  
穹壤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脫也故

舜與丞  
論道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丞官名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爲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順理也。性命在我卽造化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疆陽氣卽生氣也。動者爲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安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不知所持無執着也。執着便非道。

郭子玄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有而况無哉。若身是汝有者則笑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至于子孫亦氣自委結而蟬蛻也。行處飲食皆在自爾。

中來故不知也。疆陽猶運動耳。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老聃論  
至道至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

戒，䟽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宵然難言

淪郭作瀾

哉。將爲汝言其崕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

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

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崕，無門無

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達，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

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  
 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  
 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  
 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  
 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  
 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  
 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茲有理。

魏音 危 同

暗音 蔭 意 茲力 果反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  
 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  
 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焉而已。注然勃  
 然。莫不出焉。油然漭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  
 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殒。墮其天喪。紛乎宛  
 乎。竟竟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  
 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  
 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

隳音 墮 袂音 秩

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疏淪通導之也。瀑雪洗滌之也。培擊屏去之也。皆然深奧貌。崕邊際也。崕略者謂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而已。昭昭可見者。冥冥不可見者。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人類九竅則胎生。禽類八竅則卵生。人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皆原於此。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捨色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其來無迹。其往無崕。言造化之間。去者來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太虛之間也。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房。太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者乎。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枝彊身體輕安也。恂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卽是以接而時生。

於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爲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已。今之求道類皆誇辯。搏以爲已。能而不必出於汝之知慧。其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爲益。不以損爲損。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也。終則復始。純亦不已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應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於有心。只爲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而應物。則爲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則爲萬物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如此而不匱。則謂之道。道者無心無迹也。中國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名也。有人之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直寓形於天地之間耳。故曰直。且爲人。將反於宗。宗者萬物之初也。暗醜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所不順。則爲疢。爲贅。造物之氣生而爲人。則亦其不順者。

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  
意益是貶剥人身便是釋氏所謂皮囊包血之論  
大藏經中許多說話多出於此堯桀是非言人世  
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  
短比之天地須臾而已何必是堯非桀嘵嘵然自  
誇辯博於須臾之頃乎至人之見道分明如此且  
天地道理均有自然妙處果蘇物之至微者也其  
生也有時其種也有種自古及今其類不雜亦有  
自然之理木實曰果草實曰蔬舉其微則大可知  
舉物類則人可知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難如上  
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爲悲喜此皆厄難  
也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爲齒列君臣父子中國  
夷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齒亦高論  
也遭之而不違者遭人倫之有逆順順之而已過  
之而不守者所遭者化不爲膠柱之行也調和也

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帝  
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忽然者即須臾之意出  
生也伸也來也入死也屈也往也注然勃然推擁  
而出之狀油然溲然活熟也一條忽間物莫不相  
推而出以生莫不流轉而入以死此即往者伸來  
者屈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夫纔化而生則本  
無而有又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有無同乎一理  
而人物之類自以爲悲哀愚惑之甚也藏弓曰歿  
囊衣曰袞愚惑之人軀殼爲累猶有所包裹而不  
明能自知覺則一經蛻化萬累俱空何啻解其跣  
而隳其袞隳落也紛乎宛乎宛轉變化也竟鬼精  
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真如旅人之赴家  
此其大歸焉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不形之形  
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而有不可見  
之形也即佛所謂惟有法身常住不滅也然此事  
人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故不得而至焉學而

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不以此爲務若衆人則徒議論及此而未有能至之者故曰非將至者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纔有此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爲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故知道不貴自誇博也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纔有辯則非矣故不若沉默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故有聞不如不聞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

郭子玄曰曰冥冥曰無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形本生于精者由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跡之塗者故

形骸乎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是以聖人斷棄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正分而已無用知慧爲也若海者容恣無量也終則復始者與化俱也用物而不役已故不賈此明道之贍物在于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非陰非陽無所偏名直且爲人者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也反于宗者不逐末也暗醜物者直聚氣也死生猶未足殊况壽夭之間哉果菰有理言物無不有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遭而不違順所遇也過而不守宜過而過也調偶和合之謂也帝王之所興起如斯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已

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矣。人類悲之死類不悲矣。解張隳袞言獨脫也。紛死者變化氤氳也。大歸者無為用心於其間也。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務則不至俛然不覺乃至也。明見無值闇至乃值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也。

莊子與東郭子論道無不在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無

溺乃 甲反 監市 聲

手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

間音 馮音 頻

殺音 晒

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此因求道者每求之高遠故因東郭子之問而以愈下者告之以見糟粕煨燼無非至理精者而道在粗者而道亦在也期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呂云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無知而有生瓦甃無知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若是而為道則道無不在可知矣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猶今之賣肉行履穉者以足躡豕則知其斤兩輕重也况比也下即監市之賤正獲之官欲知豨之肥瘠但問諸下賤之監市則其比况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况此以喻問道者也莫必者無固必之意汝若無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益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

有之官喻無物之舍言試相與游於其中把物墜細看一番無精無粗合而同論安有終窮此其中有無為妙處何其淡泊而靜虛冲漠而清淨調和而閒適乎此皆形容無為之妙也寥虛也已與矣字同言能講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順足矣故曰寥已吾志無往焉三句言無為自然不知所往安知所至不知其來安知所止我既往來而皆不知其所終則但見其彷徨馮閱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終極矣彷徨猶狎也馮閱虛曠也大知至道也物物者道也道則與物俱化無在無不在而無窮極故曰與物無際際謂崖際若稍有崖際則謂之物物則有窮吾得以其物而窮之故曰物有際者所謂物際故論道者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於無窮則為不際於物之際然亦豈離此物而別有謂之道乎惟得其不際者是即能於無崖際之地而見其無崖際者也故曰不際之際際之不

際世之人不得其不際之際且謂盈虛衰殺之迹足以盡道乎而非也物則有對待有窮盡有盈虛盛衰隆殺本末積散之着於兩邊所謂有際道則無盈無虛而非盈虛所能盡無盛無衰無隆無殺而非盛衰隆殺所能盡無本無末而非本末所能盡無積無散而非積散所能盡皆若有迹實不可窮所謂不際之際際之不際道之無乎不在此可見矣大抵物之有際離不得道之無際道之無際亦即寓於物之有際徹上徹下無精無粗所謂道器一貫莊子論道在螻蟻稊稗瓦甕屎溺而極之履豨意蓋如此

林希逸曰豨大豕也履以足蹴之也豕之肥瘠蹴其臀則可知譬物之底也故以為下必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問故曰汝惟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畢竟道器一物耳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或三字雖

異其指一也終日說文說妙却與糟粕煨燼不異

言道便非道

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

阿荷音

阿荷甘日中多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

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

曝音

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弁埒弔聞

埒音

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

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

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



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  
 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  
 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  
 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  
 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  
 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  
 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  
 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  
 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  
 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  
 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  
 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  
 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麥開也。推開其戶而入。嚶然放杖。聲天。知予以天  
 呼老龍吉也。夫子指老龍言在。則有啓發予之大  
 言。今彙予死矣。蓋謂老龍吉死而無復啓發之言  
 也。奔姓。焗名。因弔老龍而聞神農之言。體道者與

道為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為藏其狂言况其體道與老龍同者乎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狂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為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為此言况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於此而未有萬分之一小之又小可知矣道本無聲形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為無不若弁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為此言亦未為知道也於是發語詞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歷數者如生天地則可貴在瓦甃則可賤秋毫成體則可約彷徨四達則可散是也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為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

能物物也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聞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問而窮蓋謂泥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大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道不可見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孰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為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空然者乎前之知無為泰清無始此之光曜無有其名寓意明甚

捶鉤者有道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守即

道無古

純氣之守非鉤無察用心專於一鉤之外無所見也即前所謂謂惟調翼之知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為而無不為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况道之無為無不為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郭子玄所謂都無懷則物來皆應是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

南華經卷之四  
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爲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答未有天地之間。意益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爲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

知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若能無昭無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以繫之矣。不以生生死者。言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也。惟知道者忘生。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不以死死。死生者。言纔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也。惟知道者忘死。不滅生事。以死其生。何也。死也。適去。生也。適來。吾人當順以待之。勸得破。則其死其生。本同一體。死不過死。其血肉之軀。生不過生。其血肉之軀。故曰。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死生變化。盡屬後天形質。豈有先天地生而謂之物者。故曰。有先天地生而物邪。先天地生。則物物也。物物者。可以先物而不得謂之物。以其無物。故

曰物物者非物也由物而出者只可謂之物而不得先物不得先物者猶然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既曰有物則物物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亦以形迹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之非物也如此則聖人似亦意必固我之不忘者此亦莊子非聖處

郭子玄曰天地不得先無而今有也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卽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而自然卽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陸西星曰以下因論死生事大吾人真實受用正

在於此然須要知得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易也今之學老氏者但以生爲可求益生厚生禪益於有常之外不知滅爲幻滅生亦幻生以生生死終未離幻惟知道者以生死爲旦莫適去順也死則已耳故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今之學釋氏者但知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一切捐棄有爲之法不知落於頑空淪於斷滅槁木死灰無有是處惟知道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滅生事以死其生所以然者蓋以死生有時吾人則當順以待之當生之時本體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死之時本體在死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又此死生變化皆屬後天形質有先天地而生之物邪故物物者非物自物出者有生有死不得謂之先天地先天地者無生死古今終始之謂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人性空中之有物也有物則生生無已卽是而觀聖人之

愛人無已者亦其性空之中添了愛緣故令輾轉相續不絕此個聖人還有意必固我亦大道之所

不取

世俗不能忘是非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

齋 整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逾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為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為內不化。故曰古

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爲構日以心鬪則爲內化與物相劇相刃而見役於內則爲外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古人惟有是內不化者存然後能外應乎物爲而不有過而不恃與物化而不化於物與物化卽化物也如人胸中必有個不淫不移者在然後能輕富貴必有不憂不懼者在然後能一死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二句言古人無心自然何知其化何知其不化何有心與物相爭相劇而與之俱化亦惟與物相忘不求多以相勝而已矣多求多也必與之莫多者卽外化而內不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也豨帚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整整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爲整故曰相整以豨帚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圍圃宮室者皆落外不化之窠曰也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言以君子之人爲儒墨

之師者也不傷物卽與物化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卽無爲無不爲不物乃物物之意今之人心既爲物累故情隨感遷如人遊於山林阜壤之間其始也必欣欣而樂既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爲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不遇不可見者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但知知慮所及便謂之遇而不知所遇有限所不遇者尙多但知力量所及便謂之能而不知所能有限所不能者尙多夫不知不能受生皆有限人所不能免世人用心用知欲以勉其所不免者畢竟何益又可悲矣故至言則無言至爲則無爲必欲遍知人所不知遍能人所不能則所知所能亦毫末

之在馬體耳見亦淺矣齊遍猶皆也

郭子玄曰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無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而靡順之必與之莫多言不將不迎則足而止也園圃宮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也整和也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能和之而况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也物不能傷在我而已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山林阜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爲無故而樂也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如途旅耳知之所遇者卽知之知所不遇者卽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無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受生各有分也至言至爲皆自

得也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羅勉道曰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爲事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之相磨必爲其所銷鏤而所存無幾矣自豨帚黃帝有虞湯武至于儒墨家元以是非辯論相整粉何況今之人乎相整則甚于相磨矣圃則狹于囿室則深于堂愈趨愈甚也傷字正與磨字整字相照



# 南華經會解卷之二十一終

墨家亦以我非辯論自整然則今之人乎昧整  
 辯而論其非無幾矣自終黃帝有真影近至千載  
 前而論其非謂不外何論與之昧察必為其所蔽  
 不外者長外也一不外者內不外者外也安者何也何  
 內出而長不外者以無安而為專昧而論其與  
 繫微直曰代外而內不外者專昧而論不與之則  
 終而由微而外者專昧耳姑試之



